

## 第七十章 路上遇襲命喪刀下

胡不竭帶著下人來到許明寺的後門，見那裡真的如雲家婆子所說，停有一輛香車。胡不竭看到這小巧可愛的香車便心裡癢癢。

等到廟裡出來了一個探頭探腦的丫頭，然後遮遮掩掩扶著一個蒙面美人上車，胡不竭更是激動得不行。

「老天有眼，她今天真的落了單，落到我手裡了！」他興奮得一張黑臉漲得通紅。美人和丫鬟上了香車，後面居然又出來一個中年婆子，也跟著上車。

胡不竭看到這中年婆子，未免覺得掃興，但沒有放在心上，心想就算多了個婆子，也不過三個女人、一個車夫而已，難道他還對付不了？

車緩緩駛動，胡不竭激動不已，又粗又肥的胳膊一揮，「跟上去，跟上去！這裡不便動手，到了僻靜處，便把這美人劫回家！」

車上的雲儀和鳴柳對這一切渾然不知。

鳴柳面有憂色，小聲問著雲儀，「姑娘，王爺為什麼突然讓咱們回府了？」

雲儀微微笑了笑，心道：我自然知道原因，可這如何能跟妳說？我請寺裡的人給舅舅送了封信，舅舅便買通宣王的貼身丫頭朝雲，朝雲在王爺面前若有若無的提了提雲傾，宣王便在太妃面前替我求情，讓我回府了。

想到這裡，雲儀心裡一陣不舒服，我竟要打著雲傾的旗號，靠雲傾來讓宣王心軟。唉，雲傾啊雲傾，她把我的好運氣全給搶走了。她走運了，我倒楣了。前世是她沒爹，這世是我沒爹，兩人的命運顛倒，我現在簡直比她前世更慘。她前世再怎麼著也是被聘為宣王妃的，我卻只是宣王的姨娘……

雲儀正一臉哀愁地想著心事，靜寂的山林中突然傳出男子豪邁的狂笑聲——

「停下，給老子停下！」

雲儀大驚，遇上山賊了？不，不會，許明寺是皇家寺院，由許明寺通往城裡的路上一一直很太平啊。她還心存僥倖，卻聽車夫先是驚呼，繼而一聲哀嚎——

「你們……你們竟敢隨意殺人……」車夫的聲音漸漸弱了下去。

雲儀驚恐至極，鳴柳抖似篩糠，便是那管事婆子也嚇得上牙齒和下牙齒直打架，說話哆嗦，「這是、這是……怎麼回事……」

車簾一掀，三人面前出現一張黑黑肥肥的臉，表情色迷迷的，一臉淫笑。

雲儀見到這麼醜陋不堪的人，嚇得三魂不見了七魄。

胡不竭看清楚車上的人之後，勃然大怒，「媽的，老子上當受騙了，這不是她，根本不是她！」他狂怒不已，命令手下，「把這三個醜婆子揪下來狠狠打一頓！」

胡不竭的手下在福建橫行霸道慣了，更何況現在是在深山老林中，附近沒人，因此毫無顧忌，況且他們知道胡不竭的脾氣是順著他便有賞金可拿，不順著他便是劈頭蓋臉一頓鞭打，當即紛紛上前把雲儀、鳴柳與管事婆子揪下來，喝令她們跪在地上，質問道：「為何欺騙我家公子？」

那車夫已經倒在地上，頸間中刀，血流了一地，奄奄一息，眼見是不能活了。

雲儀、鳴柳與管事婆子三人嚇得魂不附體，管事婆子叫道：「大王饒命！大王，老婆子跟你素不相識，怎麼會欺騙你呢？便是借我個膽子，我也不敢啊！」

其中一個手下踢了她一腳，啐道：「這沒眼色的，我家公子是什麼身分，難道是劫道的山賊不成？妳也太看不起他了吧！」

管事婆子暈乎乎的，十分不解，「公子？哪家公子會半路劫王府家眷啊？」

她說的是王府家眷，如果胡不竭和手下們聽清了，或許會有所警覺，但他已經氣得發瘋，手下們也都急著哄好這難伺候的主子，哪裡還顧得上聽這婆子的囁語，根本沒人注意到。

就算注意到，現在也已經晚了，來不及了。

數十名身穿黑色緊身衣、臉蒙黑布的武士出現在路上，手持長刀向他們逼近。

胡不竭的一個手下不經意間回頭，看到這群黑衣人，登時心驚膽戰，失聲尖叫。

一名武士手中的長刀刺入他頸間，準確狠辣，他只叫了半聲便已氣絕。

胡不竭橫行多年，今天終於遇到比他更狠的人了，一張又胖又醜的臉因恐懼變了形，喝令手下與僕從，「快跑，快保護本少爺逃跑！」

這些武士是奉命來殺人的，哪容得他們跑了？武士是久經沙場之人，生平不知殺了多少敵人，胡不竭這些手下卻只是跟著他混飯吃，沒有真功夫，武士們手起刀落，一刀一個挨個砍翻，輕鬆得不像殺人，像在切菜。

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被直接殺了，有十來個被綁起來打暈，那些武士把他們身上穿著的衣裳剝了下來，換成另一身衣裳，連他們的佩刀也換了，等換好之後再殺，卻換了另一種刀法。

最後殺到只剩下胡不竭一人，武士押著他在雲儀身邊跪下，卻不急著處決他。

胡不竭和雲儀、鳴柳、管事婆子看著眼前這一幕，俱是六神無主，驚駭莫名，無奈被人牢牢地挾制，一動也動不了。

「我爹是福建總督……」胡不竭到了這時還想抬出他爹的名頭來嚇人。

他身邊是名身量高大魁梧的武士，武士狠狠踹了他一腳，罵道：「福建總督很了不起嗎？再敢囉嗦，老子一刀劈了你！」

雲儀手腳早就酸軟了，這時壯起膽子央求道：「壯士，這廝欲侮辱於我，幸蒙壯士搭救，小女子感激莫名，壯士若能送我回家，定有重酬。」

「回家嗎？妳很快便可以回家了，哈哈。」武士譏諷地看了雲儀一眼，大笑起來。

雲儀心中一喜，回家，他們會送我回家——

忽然間，這些武士們全部單膝下跪，神情恭謹，齊聲道：「參見主人。」

雲儀一驚，不由自主順著他們下跪的方向看了過去。

前方來了步輿，這步輿異常寬大，由十六人抬著，上方飄著朱紅傘蓋，轎倚和寶座由象牙製成，潤白如玉，堅潔細膩。寶座上有一名身披白色披風的麗容男子，俊美無儔，氣度高華，猶如神仙中人。

是他，是他！雲儀原本驚駭至極，看到這從天而降的男子，慘白的臉上泛起紅暈。她本是滿肚子怨念，這時卻滿心歡喜。

重生還是有好處的，不是嗎？前世她到最後也沒能見著面的人，這一世不只見到了，還是在這樣的場合，在她極度危險的時候，在她絕處逢生的時候是他救了

她……

雲儀這時真想合上雙掌感謝上天。

看到陸晟那冷峻卻俊美得無可挑剔的面龐越來越近，她熱淚盈眶。

「事情辦妥了嗎？」陸晟的聲音淡漠，有著說不出的威嚴之意。

「回主人，辦妥了。」武士首領恭敬地道：「屬下已將他們的衣裳與兵器換過。」胡不竭這時忽然明白過來，嘶啞著叫道：「你不只要殺我的人，還要偽裝成他們是兩撥仇人互殺，對不對？你心腸太歹毒了！」

陸晟冷漠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「你這豬一般的人，竟敢覬覦我的愛妻，不殺你，難消我心頭之恨。」

「你、你的愛妻？」胡不竭愕然。

雲儀的心狂跳不已，愛妻，他的愛妻……

但她隨即想到胡不竭剛剛說要劫的並不是她，滾燙的心驟然冷了下去，四公子說的人不是我，我和他並無婚約，我怎會是他的愛妻？

陸晟伸出一隻修長的手，旁邊有武士恭敬地雙手奉上十幾把鋒利無比的飛刀，那刀子刀刃極薄，形狀特別。

「你、你要做什麼？」胡不竭恐懼至極，手撐在地上往後退，雖然明知逃不掉，可他還是本能地想逃走。

他叫著，「我爹是福建總督，你一定不敢殺我，我爹是福建總督……」

陸晟不理會他，以一種奇特的姿勢拿著十七把飛刀，刀刃寒光閃閃。

胡不竭抖似篩糠，見狀還在嘴硬，「你一定不敢殺我，你殺了我會留下痕跡，被人發現，你自己也跑不了……」

陸晟薄唇微勾。

他前世不僅擒獲了涼州守將高遠，也抓到了高遠的族兄、飛刀門的傳人高泰。高遠被他那性情殘暴的二哥陸複給折磨死了，高泰卻為了求生，將他的獨門絕技毫無保留地教給了他。

世人都以為高泰是唯一會飛刀絕技的人，卻不知道陸晟也會，且陸晟的飛刀絕技和高泰的一樣精湛。

而高泰，現在是于太尉府的武師。

胡不竭依然叫著，「你殺了我，自己也脫不了干係，你一定不敢殺我……」

陸晟眼睛微眯，手輕輕一晃，十幾把飛刀朝胡不竭疾射而來，胡不竭的胸口、脖頸、腹部、兩肩、大腿等處皆被飛刀刺中，沒命似的慘叫起來。

陸晟明明可以一刀斃命，他卻偏偏不讓胡不竭死得太痛快。

胡不竭多處中刀，血流如注，一時又死不了，痛苦萬分。

一名武士走過來，一口唾沫吐在胡不竭臉上，怒氣衝衝地喝罵道：「你這廝一生之中害了多少無辜百姓，今日也知道被人害的滋味了吧？」

胡不竭哀求著，「求求你……求求你一刀殺了我吧……」他現在這樣比死了還慘，痛苦不堪，已經不想求生，只想求死。

武士笑道：「想死？哪有那般容易。你折磨別人的時候，可曾想過會有今天？」

說完，他伸出手，毫不留情地從胡不竭肩上拔下一柄飛刀。

拔刀比中刀更痛，胡不竭淒慘大叫，叫聲驚得林中的鳥哀鳴著紛紛逃走，此情此景委實令人心驚。

一柄一柄飛刀被拔出來，胡不竭受盡折磨，轉眼間就進氣多，出氣少。

鳴柳和管事婆子嚇得昏死過去，雲儀則呆呆地跪在那裡，望著陸晟，如癡如醉。陸晟對付胡不竭的手段她喜歡，很喜歡，如果他肯為了她這樣，她可要歡喜得瘋了，便是立即死了也會死得很開心，死得心甘情願。

「主人，這三個女子如何處置？」武士請示。

雲儀癡癡地向陸晟看過去，只見他冷靜的做了一個手勢，她的心頓時涼成一塊冰。他方才的手勢是殺人，他要手下殺了我們……

武士得令，提著刀過來，一刀一個，將鳴柳和管事婆子殺死，接著轉向雲儀。銳利的刀掠過面頰，她淚流滿面，驀然大叫，「四公子，你親手殺了我，可以嗎？」就算死，她也想死在陸晟手裡。被一個不知名的武士殺掉，死得可真是不值啊。武士的刀停住了，探詢地看向陸晟。

陸晟臉色一沉，在內心冷哼。

雲儀這樣的女人哪值得他親自動手？一個普通殺手便足夠了。

武士見到陸晟的臉色，不再遲疑，揮刀砍下，雲儀應聲倒地。

她血流如注，眼睜睜看著自己的鮮血流了一地，感覺到力氣正一點一點地變小，自己快要從這世上消失了，她心痛難忍。

他連看我一眼也不肯，連親手殺我也不願……嗯，其實死了也好，最好再重生一回。若是她能夠再重生一回，一定要捕獲陸晟的心，把雲傾踩在腳底下，活得漂漂亮亮，無比風光。

懷著這樣的夢想，雲儀閉上了眼睛。

陸晟的步輿向許明寺的方向去了。

武士們有條不紊、悄無聲息地撤退到山林之中。

過沒多久，有一富商的家眷到山裡進香，途經此處，見了這屍橫遍野的情形，嚇得魂飛魄散，屁滾尿流，也不進香了，趕緊回城報案。

順天府聽說是幾十條人命的大案子，不敢怠慢，府尹親自帶了仵作過來驗屍查看。因為雲儀、鳴柳、管事婆子三人的衣著很講究，而且馬車上有宣王府的標記，雲儀身上又有一封給杜氏的信，所以雲儀等人的身分很快就查清楚了。

胡不竭的身分是後來才確定的，中間並沒有費太多功夫，因為胡不竭長得太特殊了，見過他的人都有印象，順天府的屬官之中便有一人和他同席喝過花酒，隱約記得他。

府尹命人到胡家，胡家人一聽便慌了，「公子確實沒回來。」

他們跟著衙役過來認屍，號啕痛哭。

一個是宣王的侍妾，一個是福建總督的愛子，順天府尹遇著這樣的案子，心中大叫倒楣。

橫死的幾十個人當中，有胡家的手下、清客、僕從，還有些人青衣青褲，沒什麼特色，但有幾柄刀上刻著「定」字，像是定國公府的人，看樣子似乎是胡不竭和定國公府的人因為雲儀打了起來。

順天府尹為官多年，相當圓滑，雖然心裡這麼想，但證據不足，他便絕口不提。然而胡不竭的傷勢是瞞不了人的，他身上的飛刀雖然全被拔走了，但傷口特別，容易辨認，乍作驗屍之後，認為是同時中了十幾把飛刀，然後一把一把拔出，失血過多而死亡。

于太尉府有位姓高名泰的武師，飛刀傷人正是他的絕技，能同時射出十七把飛刀，非常出名。而且他的飛刀與眾不同，刀刃非常薄，形成的傷口正是胡不竭身上那樣的。

順天府尹聽完乍作的話，更頭疼了，「不止定國公府，于家也攙和進來了嗎？」知道這件事難以善了，他暗暗叫苦。

因為死者身分特殊，而且為數眾多，所以這樁案子朝野上下極為矚目，連皇帝也親自過問，順天府尹更覺得棘手。

這府尹姓塗，人卻一點也不糊塗，性情圓滑，不輕易得罪人。他仔細研究過這樁案子，覺得宣王府的態度最重要，便到宣王府求見宣王，先對在他治下發生這樣的命案再三道歉，然後委婉詢問宣王的意思。

宣王倒是沒有擺架子，對塗府尹很客氣，提到雲儀的死也只是歎息而已，並不曾責備塗府尹治理地方不力，致使盜賊橫行，他的侍妾中途遇害。

塗府尹心裡安定不少，陪笑問起來，「宣王殿下，敢問您的這位如夫人可有什麼仇家嗎？」

塗府尹是想拍宣王的馬屁，所以很客氣地稱呼雲儀為「如夫人」，誰知他話音才落，殿外便傳來一聲冷笑——

「她是什麼樣的身分，也配稱作宣王的如夫人了？真是可笑。」

宣王忙起身相迎，恭敬地道：「母妃來了。」

原來是宣王太妃到了。

塗府尹腦筋轉得極快，立即明白情勢。

看來宣王太妃不太喜歡這位橫死的雲姨娘，宣王對雲姨娘的死也不怎麼傷心。也對，宣王就要迎娶王妃了，這才是他的大事，小小一個侍妾是死是活，又有什麼相干了？如此甚好，宣王府越不重視死者，他肩上的擔子就越輕。

他忙行禮下拜，「順天府尹塗強，拜見太妃娘娘。」

宣王扶著宣王太妃坐好，宣王太妃不悅地道：「宣王就要迎娶王妃了，這可是他的大事，你拿個侍妾的事來煩宣王，好沒眼色。」

塗府尹素知這位太妃娘娘是于家姑奶奶、太后親侄女，跋扈成性，向來不把人放在眼裡。他忙陪笑臉，「太妃娘娘教訓的是，下官知錯，下官只是想——」

宣王太妃甚是傲慢，不等他的話說完，便揚聲道：「來人啊，送客。」

連宣王都覺得有些尷尬，塗府尹卻不在意這些，一直打躬作揖陪不是，「太妃娘娘、宣王殿下，下官不打擾了，下官告退。」

塗府尹從宣王府出來，雖然在宣王太妃面前受了些氣，心中卻變得比較輕鬆。宣王府這邊並沒有追究，但胡家那邊可就難辦了，胡不竭是胡總督心愛的兒子，他到京城是來遊玩的，順便辦幾件不大不小的差事。如今他在京城送命，該如何對胡總督交代？

胡家逼順天府尹找出凶手，為胡不竭報仇雪恨。

塗府尹不愛得罪人，不過胡總督再厲害也只是福建總督罷了，因此他對胡家遠不如對宣王府那麼殷勤，胡家只管催，他嘴上答應，其實不大理會。

胡家催得狠了，他還會有些厭煩，暗罵道：也不看看胡不竭是怎麼死的、是和誰死在一起的，還好意思說要報仇雪恨？

由於胡不竭是和雲儀死在一起的，城中其實已有流言，說胡不竭是個著名的色鬼，在山路上偶遇雲儀，見雲儀美貌便起了色心，要強行玷汙。雲儀堅貞不屈，堅決不從，極力反抗，這才遭胡不竭痛下殺手。這種情況下，胡家還氣勢洶洶地以受害者的身分提一大堆要求，塗府尹覺得他們實在不識趣。

不過胡家還不是最不識趣的，更不識趣的還在後頭，雲儀的母親杜氏鬧到順天府衙門來了。

杜氏聽到了雲儀的死訊，如晴天霹靂一般，難以置信地道：「我的儀兒才剛剛及笄，花朵般的姑娘，怎麼會說沒有就沒有了呢？定是哄我的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」直到見到了雲儀的屍體，她才號啕痛哭，哭得天昏地暗，竟比雲瀚去世時哭得還要傷心。

杜氏痛哭過後，要她的哥哥杜大人為雲儀討公道。「我的儀兒才嫁到宣王府不久便落了這麼個下場，宣王府要給我個說法才行。」

杜大人本來指望雲儀能在宣王府站穩腳跟，對他的仕途有些幫助，哪會聽杜氏的話去胡亂為難宣王府呢？

他皺眉道：「儀兒是在途中遇害的，和宣王府有何干係？妹妹莫要胡亂攀扯。」

杜氏的嫂嫂武氏和丈夫是一樣的心思，垂淚道：「唉，這也是儀兒命苦，怪不著宣王府。妹妹妳要想開些，莫要鑽牛角尖，妳還有儒兒呢，以後守著儒兒過日子才是正經。」

杜大人和武氏都覺得事已至此，便勸杜氏息事寧人，然而杜氏痛失愛女，如何肯就這麼算了？她滿腔悲憤，想要跟宣王府算帳，親手撕碎那些害雲儀的人，想要為雲儀大聲疾呼，可她連宣王府的大門也進不了，根本見不著宣王，因此鬧到順天府來了，要塗府尹早日查明案情，為她的寶貝女兒報仇雪恨。

「又一個要報仇雪恨的。」塗府尹聽到杜氏的哭訴，頭都疼了。

如果杜氏是由杜大人陪著前來的，塗府尹會重視些，偏偏杜大人躲開了，杜氏是由兒子雲儒扶著來的。塗府尹是個精明人，也是個勢利眼，見杜氏是個寡婦，無依無靠，況且雲儀又只是個侍妾，宣王府對雲儀並不看重，他哪有心思應酬杜氏這種無關緊要的閒人，打幾句官腔便想把杜氏糊弄走。

杜氏卻坐在地上撒潑，非得要塗府尹查出凶手，替雲儀做主。

塗府尹生氣地道：「糊塗！難道妳這樣鬧一鬧，案子便能查清楚了嗎？這案子

情況複雜，不是妳這婦道人家所能知道的，快回家去吧，莫要胡鬧，丟妳雲家的體面。」

「我女兒都沒命了，還要體面做什麼？」杜氏捶地大哭。

雲儒陪著杜氏掉眼淚，「塗大人，你一定要替我妹妹申冤啊！她分明是路遇強人，誓死不從，為全貞節寧願一死，朝廷應該旌表她才是！」

塗府尹大為不耐煩，心道：朝廷旌表，這上嘴皮碰下嘴皮，說的可真容易，卻不知道若要朝廷旌表，必須證明雲儀是貞節烈婦，以死相拒，那豈不是說胡不竭便是要對她用強的人了？胡不竭雖可惡，可他爹是地方大員，況且他已經死了，這個死後的罪名豈是好定的？什麼朝廷旌表，這人純粹是在難為他。

他的一個幕僚給出主意，「東翁，這杜氏雖說是無知婦人，但她娘家哥哥是三司使杜大人，一個小叔子是定國公的女婿，一個小叔子要和燕王做親家，不好輕慢她。就由著她在這裡鬧，東翁只管忙正事，在下勸勸她便是。」

塗府尹怔了怔，「她是杜大人的妹妹，這個我知道；雲家老四是定國公的女婿，這個我也知道，但她哪個小叔子和燕王成親家了？我竟毫無所知。」

那幕僚笑道：「東翁，眼下還不是呢。這杜氏有個隔了房的小叔子，是翰林院的雲侍讀，燕王的四公子對雲侍讀的女兒有意，這陣子一直在獻殷勤呢，東翁沒聽說過嗎？」

塗府尹這才明白，「原來是這麼回事。唉，我一天到晚窮忙，沒留意這個。兄臺見事明白，便請兄臺代小弟費費心。」

幕僚連忙答應。

塗府尹向杜氏道：「太太放心，本府定會稟公執法，儘快將查明此案，給令媛一個交代的。」他說了幾句場面話，抽身離去。

杜氏著急，「大人莫走，大人替我那可憐的女兒做主啊！」她想起身去追，卻被幕僚陪笑攔住了，「杜太太，大人還有無數公務等著處理，您是通情達理之人，請先回家去，如何？一旦有消息，官府會立刻知會您的。」

杜氏自然不滿意這樣的結果，無奈塗府尹走了。

這幕僚性子軟綿綿的，異常有耐心，不管杜氏如何哭鬧，幕僚就是陪笑臉、說空話。

最後，杜氏無奈地道：「那我便先回去了，煩勞您催催塗大人，請他儘快破案。」

幕僚心中竊喜，「總算能把這位太太打發走了。」正要陪笑說幾句客氣話將杜氏送走，便見胡家的人氣勢洶洶地來討說法。

他們態度強橫，進來便大聲吵嚷，「我家公子身上的傷十分怪異，明明是被十幾柄飛刀刺中的，這京城裡擅長飛刀的就那麼幾個人，為什麼塗大人不把這些人找來一一查問呢？快請塗大人出來，我們要問個清楚。」

幕僚暗暗叫苦，什麼叫這京城裡擅長飛刀的就那麼幾個人？是就那麼一個人好嘛！除了于太尉府的高師父，京城裡沒人能同時用十幾把飛刀傷人的。可那高師父是于家的人，莫說塗大人了，便是再換個膽子大上十倍的，又如何敢上于家要人去？

杜氏本來要走的，但見到胡家的人一開口就要塗大人出來，她精神一振，又不走了，「儒兒，咱們再見見塗大人，也聽聽塗大人是如何向別人交代的。」

雲儒一切全聽杜氏的，自然從命，「是，娘。」說完扶著杜氏站在一旁。

幕僚再三安撫，試圖平息混亂的場面。

胡家的人毫不理會，只道：「請塗大人出來！不光飛刀的事，還有幾柄刻著定字的刀呢，塗大人難道不知哪家的刀上會刻著定字嗎？為什麼不問個清楚？」

杜氏聽到這話，心神大亂，叫道：「難道和定國公府有關嗎？」她和程氏是死敵，和定國公夫人也早已撕破臉，知道雲儀的死和定國公府有關，便想到程氏和定國公夫人有意毒害，全身的血液都要沸騰起來。

「原來這個定字便是定國公府。」胡家的人裝作恍然大悟的樣子，聲音越發高了，「連這位太太一個婦道人家都曉得，為何塗大人竟不知道，不提審定國公府的人呢？」

幕僚陪起笑臉，「塗大人是請教過定國公的，可國公爺府裡根本沒有那些人啊。」

「原來定國公說一聲沒有便萬事大吉了，塗大人都不會接著往下查的。」胡家的人冷笑。

幕僚叫苦不迭。

杜氏心痛雲儀慘死，素日又恨極了程氏和定國公夫人，這時便認定雲儀和死和她們有關了，痛哭道：「萬萬沒想到，我和程氏妯娌之間不睦就算了，她竟如此狼心狗肺，害我的女兒！」

胡家的人聽了杜氏的話極是興奮，大聲道：「這位太太，咱們都是苦主，可千萬不要放過了定國公府啊。」

幕僚頭暈目眩，暗歎道：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，這位太太什麼也沒弄明白，便把妯娌叫嚷出來。唉，只怕這樣一來，胡家更是咄咄逼人，塗大人不得不把定國公府扯進來了……

#### 第七十一章 互相串通快速結案

程氏這麼一吵，果然給定國公府帶來了麻煩。

塗府尹之前也問過定國公，可定國公一句「我府裡根本沒有這些人，一個定字便能說明和定國公府有關嗎」便把塗府尹堵了回去，現在卻不行如此，杜氏說自己和程氏不睦，說程氏狼心狗肺害了雲儀，那定國公府的嫌疑就大了，塗府尹於情於理都必須徹查。

塗府尹把定國公請到府衙，委婉地把杜氏的話說了，「……苦主既說了和令媛有嫌隙，下官職責所在，不敢不查。國公爺，您若知道什麼，請一一告知，令媛是深閨貴婦，下官不敢驚擾。」

他這話意很明白了，如果定國公不配合他，那他沒辦法，只好命人把程氏提到府衙審問。如果真的那樣，程氏這臉可就丟得大了。

定國公大怒拍案，「塗府尹，你這是在威脅我嗎？」

塗府尹苦笑，「下官怎敢？國公爺，杜氏堅稱自己和令媛不睦，下官不查不行啊。」

「這無知婦人！」定國公惱怒之極。

「還請國公爺體諒一二。」塗府尹打躬作揖。

定國公生了會兒氣才對塗府尹說道：「小女和杜氏雖偶有口角，但她們畢竟是嫡親妯娌，哪會生害人之心。況且杜氏就住在錦繡里，雲儀卻已經嫁到宣王府，小女若真的想害人，為什麼不直接對杜氏下手，反倒捨近求遠，要害雲儀呢？」

「這話下官也勸過杜氏，杜氏卻說令媛心毒，害了她的女兒比害她本人更能報仇。」塗府尹無奈第道。

定國公聞言氣得拍桌子，「這無知又愚蠢、吃裡扒外的婦人！小女怎地攤上了這樣的妯娌！」

「國公爺息怒，國公爺息怒。」塗府尹陪著笑臉。

塗府尹雖然態度很好，卻不放定國公走，更不說此事和程氏無關。

定國公和塗府尹周旋許久，只好斷斷續續地把實情說出來，「內人曾到錦繡里教訓過那杜氏一頓，這件事京城許多人都知道，塗大人儘管去打聽。以老夫和內人的身分，要想替小女出氣，直接對付杜氏即可，又何必轉而害她女兒？這是斷斷不會的。況且定國公府所有的護衛家丁都在，並沒有缺少一人，這事和定國公府、和我女兒一點關係也沒有。」

「可刀子上確實刻著定國公府的標記。」塗府尹提醒，「那幾把刀，下官已和貴府護衛的刀比對過了，字跡半分不錯。」

「一定是有人遺失了。」定國公漲紅了臉。

塗府尹歎道：「為了謹慎些，下官不得不徹查，貴府到底有多少名護衛、發放過多少把刀，都是要查探到的。國公爺，這也是為您老人家洗清嫌疑，還望您不要誤解，配合下官。」

「我若不許你查呢？」定國公勃然大怒。

塗府尹道：「那杜氏喊冤的時候，胡家人也在。國公爺也知道胡家人是什麼態度，若下官不查，胡家可不會善罷干休，恐怕就算鬧到御前也是要查下去的。國公爺，事已至此，您還是給下官行個方便吧。」

定國公氣怒交加，把杜氏罵了不知多少遍，但他知道塗府尹說得沒錯，無奈之下只好同意，「你愛查便查，我程家上上下下俱是奉公守法之人，問心無愧，不怕你查。」

「多謝國公爺。」塗府尹連忙道謝。

定國公怒氣未息，拂袖而去。

回到府裡，定國公便把事情跟定國公夫人說了。

定國公夫人氣得眼中冒火，「上回打那杜氏打得輕了，她竟敢在府衙胡說八道，敗壞我女兒的名聲，我饒不了她！」說完她一迭聲命人備車，要到錦繡里跟杜氏算帳。

定國公勸了她幾句，但她哪裡肯聽？

定國公夫人這回是真的生氣了，早有心腹婆子瞧著不對，先到錦繡里給程氏送了信，因此定國公夫人到雲家時，程氏已在門前候著了。

她問：「娘，什麼事把您氣成這樣？」

定國公夫人加油添醋地把杜氏在府衙嚷嚷的話說了。

程氏聽完咬牙切齒，「她竟敢這般汗蔑我！」說著她便要去跟杜氏算帳。

一旁的婆子戰戰兢兢地道：「四太太，大太太還沒回來呢。」

杜氏出了府衙之後沒直接回家，現在還沒見到人。

程氏還沒來得及說話，定國公夫人先啐了那婆子一口，「呸，憑她也配叫大太太？」顯然對杜氏已恨到了極處。

正在這時，杜氏乘車回來了。

她一下車就看到程氏和定國公夫人，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，當即尖叫道：「妳們母女真是鐵石心腸，害了我還不算，又下毒手害我的儀兒，我和妳們拚了！」

程氏也是滿肚子氣，諷刺道：「誰害雲儀了？她一個宣王府的小妾也值得我和我娘動手去害？」

定國公夫人撲上去抓住杜氏的髮髻一把打散，罵道：「我定國公府幾十年來從沒官差敢找上門盤查，現在落到這一步，都是因為妳！」說話間，拳頭似雨點般落到杜氏的身上及臉上。

杜氏也死命揪住了定國公夫人，「老乞婆，我殺了妳替儀兒報仇！」

她的指甲往定國公夫人身上硬掐，定國公夫人痛得叫出聲來，程氏見狀忙上前幫忙，三人撕打在一起。

旁邊的僕婦們個個想要幫自己的主人，可是生起氣來的人力氣格外大，杜氏和程氏都跟發了瘋似的，她們哪裡插得進手？

杜氏咬了程氏一口，定國公夫人氣急，狠抽杜氏的面頰，卻不小心連程氏的臉也抽著了，程氏氣急，逮著杜氏又抓又掐。

杜氏、程氏、定國公夫人這一架打得很是壯烈，最後三人都負了傷。

杜氏命人向杜大人求救，程氏和定國公夫人當然是把定國公找來，還有雲湏、方氏、李氏等人也都被驚動了，齊聚廳堂替這三人評理。

杜氏鼻青臉腫，臉都變形了，呼呼喘著粗氣，叫道：「去，去石橋大街把三爺、三太太也請來，讓他們看看雲家的人被程家的人欺負成什麼樣子了，看他們管不管！」

程氏也是狼狽不堪，高聲叫道：「去把雲潛和何氏叫來，看他們敢不敢說我和我娘半個不字！」

這妯娌二人都叫嚷著要把雲潛和何氏找過來，下人們自然聽命，飛奔到石橋大街叫人去了。但是到了石橋大街之後，有燕王府的侍衛在門前守著，他們根本進不了門，見不著人，當然也就傳不了話，叫不來雲潛夫婦了。

杜氏和程氏很難得地意見統一，異口同聲，怒不可遏地罵著，「公公、婆婆白養雲三郎了！」

兩人原本打得不可開交，罵得不堪入耳，這時候卻一起罵起三房，連詞都一樣。李氏很替雲潛與何氏委屈，小聲地跟方氏說道：「公公、婆婆也沒有白養三郎啊，佩兒的事便是她三叔、三嬸給張羅的。」

方氏歎氣，「大嫂、四嫂眼裡哪有佩兒呢。」

李氏嘟囔，「我真想為三郎夫婦二人說句話，可我說話也不管用……」最後長長一聲歎息。

方氏道：「可不是嗎，我和我家五爺就是知道自己說話不管用，所以家裡的事從來不肯插嘴攙和。二嫂，我勸妳也明哲保身吧，咱們哪一個也惹不起啊。」

李氏咳聲歎氣，愁眉苦臉，「確實是惹不起。」

雖然她很想為雲潛、何氏辯解幾句，但最後還是沒能開口。

杜氏一罵了開頭，便沒完沒了，「雲三郎貪生怕死，不肯替大爺出使，大爺才會中途殞命，我們母子才會這般命苦。如果大爺還在，我們大房有他撐著，哪會被人隨意欺負？雲三郎把我們大房害得太慘了，他就是死一百遍也贖不了他的罪過！」

程氏同樣對雲潛痛恨不已，「就是他不肯代替四爺，四爺才會在外頭斷了腿、受了傷回來的。四爺的腿殘了，雖然是小方氏的人下狠手，可也是舊傷沒好利索才會如此。」她和杜氏一起痛罵起雲潛。

杜氏連哭帶罵，「現在儀兒沒了，雲三郎不聞不問，良心被狗給吃了！」

杜大人聽到杜氏喋喋不休罵起雲潛，不由得皺眉頭，「妹妹，雲侍讀是你隔了房的小叔，早多少年前便分家了。儀兒雖說沒了父親，可還有四爺、五爺這兩位親叔叔，哪裡會輪到雲侍讀這分了家的堂叔來管她？妳快別這麼說了。」

杜氏哭道：「我不管，大爺之所以去世、大房之所以這麼慘全是因為他！我恨他！」這都什麼跟什麼啊，杜大人不由得搖頭。

他是個精明人，從不知道自己的妹妹竟然蠢成這樣。她現在是個寡婦，已經得罪四房了，現在還要去罵三房，二房和五房又不頂用，她是想讓自己在雲家眾叛親離，無人理會，成為孤家寡人嗎？

武氏看了看丈夫的臉色，低聲道：「咱們是被請來給妹妹和四房評理的，妹妹現在又攀扯三房，豈不是越來越麻煩？」

杜大人目光陰沉，「先和四房鬧僵，再辱罵三房，樹敵太多，愚蠢不堪。」

武氏柔聲道：「老爺說的對，妹妹是有些過分了。唉，這不是讓咱們這做哥哥、嫂嫂的為難嘛。」

杜大人和武氏不過是尋常夫妻罷了，情分並不算多麼深厚，這時兩人卻心意相通，不約而同地想著——早知如此，便不管她的閒事，不把她從鄉下接出來了。

武氏又道：「雲侍讀是雲家的人，他都知道要躲起來，咱們這外姓人倒是不辭辛苦，來為大房和四房說合，偏偏沒一個人領情。」

杜大人心煩意亂，「我還有一堆公務等著處理，忙得很，妹妹若三番兩次這樣，我也沒辦法了。」

武氏聽完便知道杜大人是什麼意思了，心中竊喜，越發溫柔地道：「老爺愛護妹妹，我如何會不知，不過妹妹這事到底是雲家的事，咱們外姓人不好多管，只怕管多了，反而對妹妹不利。」

這夫婦倆打定主意，以後錦繡里的事少攙和，杜氏要是再找他們，便學學雲潛，

閉門不見。

杜氏一直在罵雲潛，罵他對雲儀不聞不問，沒一絲一毫的情意，不過這還真是冤枉他了。

他聽到雲儀的死訊之後愕然落淚，要過問此事，卻被何方洲、韓厚樸一起攔住了。

「雲儀現在已是宣王府的人，應該由夫家做主。況且中間又牽涉到于家、胡家，事態複雜，非你我所知。宣王、太后、宣王太妃、于太尉、胡總督這些人，哪一個是吃素的？你一個文弱翰林能將他們如何？」

何氏勸他卻是另一番說詞，「儀兒若是正正經經地出嫁，她在夫家出了事，娘家人自然要出面為她主持公道，這是天經地義。可她是一架小轎抬進宣王府的，咱們和宣王並不是親戚，對不對？你現在要出面，是要拿什麼身分去質問宣王？」

雲潛無言以對。

是啊，如果雲儀是明媒正娶嫁過去的，他這娘家叔叔自然是以親戚、親家的身分上門。但雲儀不過是個侍妾，他現在若要為她出面，那該以什麼樣的身分面對宣王？這事若要深究，可就讓人為難了。

雲儀的不自愛，讓自己得到了一個難堪的身分，也讓她的娘家人陷入尷尬的境地。不為她出頭吧，好像很是冷酷無情；為她出頭吧，難道讓雲潛這稟性清高之人以一個小妾娘家叔叔的身分去見宣王嗎？殺了他都做不到。

想了這麼多，雲潛到這時還是有些猶豫。

雲傾拉了拉他的衣襟，輕聲道：「爹爹，我不想和雲儀扯上干係。有她這種身分的堂姊，我會被人笑話的，也會被人看不起。」

她是真心不想讓父親捲進這樣的爭端中，才会有此一說。

雲潛被她的話打動了，「我家小阿稚哪行被人看不起，萬萬不可以。」

雖然雲傾和他的對話很簡短，但他之後就不再提雲儀的事了。

何氏、雲傾都長長鬆了口氣。

之後不管錦繡里鬧得多不可開交，何氏只當不知道，依舊有條不紊地操辦著雲佩的婚事。

雲儀死了，宣王不過為她歎息幾聲而已。他就要迎娶王妃了，雖然他對張英黎沒有多少情意，但太后把她慨然同意為他沖喜、殉葬的事說了，宣王深受感動，覺得她可以和自己同生共死，因此對她生出敬重之心。

杜氏和程氏的廝打最後也爭不出什麼，不過是不了了之。杜氏還在鬧，但雲儀的死改變不了什麼。

她死了，娘家和夫家都有喜事，宣王隆重迎娶興國公的愛女張英黎為妃，雲佩則如期嫁到西涼侯府，成為王亮的新婦。

兩樁喜事，對比之下雲儀的身後事越發淒涼。

杜氏把定國公府拉下水之後，胡家趁機落井下石，定國公惱怒之下對塗府尹提起往事，「小婿當年曾目睹胡不竭因在花街柳巷胡作非為而慘遭毒打，胡家因此記恨上他，他出使高麗，中途受傷折返，傳言便是胡家做的手腳。塗大人怕是要盯緊胡家了，我懷疑是胡不竭還記恨著當年之事，想藉雲儀之死來報復小婿，但他時運不濟，遇到能手，反倒把自己的命送了。」

「國公爺說的有理，有理。」塗府尹額頭冒汗，唯唯答應。

接著，順天府衙門又開始調查胡家。

定國公可不肯就這麼算了，自己雖不便開口，卻暗中命人放出風聲。

「順天府欺軟怕硬啊，刀上有個定字便要查定國公府，可那胡不竭身上還有十幾道飛刀的傷口呢，為什麼不查于家？還不是怕了于太尉。」

這流言傳開了之後，胡家屢屢催逼，塗府尹無奈，只好硬著頭皮去了于府。

于太尉位高權重，塗府尹連他的面也見不著，只見著于家九爺，就是當年曾向程氏求婚、程氏嫌醜不肯下嫁的那位。

于九爺度量不大，還記恨著定國公府不肯許親的事，樂得看定國公府的熱鬧，堅持不肯交出高師父，只道：「明明是胡家和定國公府鬧彗扭，不知怎地鬧大了，出了人命，這和我于家有何相干？高師父確實是會飛刀絕技，但他當天在府裡沒出去，根本不可能是他做的。」

塗府尹再三央求，于九爺仍是不允。

直到塗府尹第四次登門央求，于九爺才算開恩讓高泰出來。

雖然高泰不過是名武師，塗府尹卻不敢怠慢，問話格外客氣，「請問高師父，案發當天，你可曾出城？」

高泰人到中年，高高瘦瘦，目光極為敏銳，聽了塗府尹的問話皺起眉頭，神色勉強地道：「不曾。」

塗府尹道：「高師父可知道這世上除了你之外，還有誰會這飛刀絕技？」

高泰有些苦惱，「我師父早年間便去世了，又沒有別的師兄弟，我真的不知道這世上還有誰會。」

塗府尹深表同情，「這可真是奇怪極了。高師父，例行公事，我能借你的飛刀看一看嗎？」

高泰隨身攜帶飛刀，便取出來交給塗府尹一把。

塗府尹將飛刀帶回順天府，乍作拿了飛刀在別的屍體上試了，傷口和胡不竭身上的傷口完全吻合，一模一樣，這可就有點說不清楚了。

高泰說他當天不曾出城，但塗府尹卻接到一封沒署名的告密信，信中說高泰說謊，他當天明明是到山裡會朋友去了，那朋友住在七星村，村裡許多人當天都見過他。那告密者還聲稱他便是見過當天在七星村見過高泰的人之一，若官府有需要，可以出面作證。

塗府尹拿著這封信又去找高泰，高泰有些驚慌，「我……或許去過吧，我忘了。不過我真的沒殺人，我和胡不竭、雲儀素不相識，殺他們做什麼？」

塗府尹雖然很不願意得罪于太尉，但高泰的飛刀和死者傷口完全吻合，當天他又

進過山，而且官府詢問之時先是撒謊，後來迫不得已才實話實說，嫌疑重大，只好將他抓捕到順天府，連夜審問。

這是雲儀、胡不竭命案發生後第一次抓人，抓的是于家的人。

「難道宣王小妾與福建總督愛子的死，和于家有干係？」

一時之間，流言四起，京城士庶百姓議論紛紛，對這樁命案的興趣更大了。

有好事者猜測起于家對雲儀、胡不竭下手的原因，「宣王小妾不過是名弱女子，于家犯不著對付她，一定是胡不竭得罪了于家，于家要對付的是他。宣王小妾無足輕重，不過是個幌子罷了。」

也有人反對，說不是于家要對付胡不竭，而是定國公府要對付胡不竭，因為定國公的女婿雲湍和胡不竭有仇，曾被胡家設計打斷腿，因而落下殘疾，不能做官。定國公的女兒程氏又和夫家大嫂杜氏不和，故此特地設下這毒計，將雲儀和胡不竭一起殺了，既為雲湍出了口惡氣，又令杜氏失去愛女，痛不欲生，真是一箭雙雕一舉兩得啊。

但是也有替于家、替定國公府抱不平的，「明明是胡不竭見色起意，想要搶走宣王的愛妾，定國公府的家丁路見不平撥刀相助罷了，于家那位高師父殺了胡不竭也是為民除害，胡不竭那種人還不該死？」

宣王和宣王太妃對雲儀的死本來並不在意，但于家的人也被牽連進去之後，宣王太妃沉不住氣了，「雲儀死不足惜，可她的死竟在于家臉上抹黑，這不能忍。」

宣王太妃差心腹去順天府衙門，告訴塗府尹，雲儀犯了錯，宣王府勒令她在許明寺修行，並沒有差人接回。雲儀擅自回京，可見這女子性子野蠻不聽教訓，若她和胡不竭有所勾結，也不足為奇。

宣王太妃這是不惜往雲儀身上潑髒水，也要對得起于家了。

有一個肯犧牲的人就好辦，塗府尹和幕僚細細商議過後，呈報皇帝，「陛下，這樁案子因為在場的人全部死了，故此極難破案。依現有的種種跡像來看，應該是宣王小妾雲儀不守婦道，在許明寺修行期間私自外出，路遇匪人，胡不竭和定國公府的護衛恰巧遇上，拔刀相助，最後全部遭到匪徒的毒手。」

塗府尹這說法算是給胡家、定國公府都留了體面，但有一點卻說不通，就是胡不竭為什麼會有那樣奇特的刀傷。

關於這一點，塗府尹也早和于家、高泰暗通了聲氣，因此他這樣解釋，「案發時，于家武師高泰正在七星村訪友，根本不可能分身作案，所以這件案子確實和他無關，他之前推說沒進山，也只是不想惹上麻煩罷了，並非心虛隱瞞。或許這群匪徒中有擅長使飛刀之人，也未可知。」

這樁案子越鬧越大，牽連的人越來越多，皇帝也不願看到這種局面，因此塗府尹這息事寧人的說法他很滿意。

皇帝歎息道：「一個任性無知的女子連累了許多人慘死，甚為可惜。」

他認可了塗府尹的說法，口頭褒獎了胡不竭及定國公府，同時下旨派兵在山中搜捕緝拿盜賊，務必要將匪徒捉拿歸案。

塗府尹想著這案子算總是交代過去了，暗地抹了把冷汗。

宣王府、于家、定國公府都滿意了，胡家死了人，自然是無論如何都不甘心的，但胡不竭好歹落了個見義勇為的身後名，也算有一點小小的安慰。

最慘的是雲儀，死都死了，還落了個任性無知、不聽教訓害了許多人命的評語，蒙上汙名。

杜氏不甘心這樣的結果，四處為雲儀奔走，但于家、定國公府都恨她多事，早就交代下去了，哪有人理會她？杜大人和武氏也不肯陪著她胡鬧。

如今府衙她進不去了，其餘的衙門也不管她，杜氏哭訴無門，氣恨交加，病倒在床。

杜氏以前也生過病，但這次最為淒慘。她常常在夢中醒來，驚呼雲儀的名字，「儀兒，儀兒！」但見月光灑地，寂靜無人，冷冷清清，她那溫柔體貼的儀兒卻再也不會答應她了，每每想到此，她便痛哭失聲。

第七十二章 約法三章不得親近

杜氏如今的慘狀，李氏到石橋大街做客的時候也提到過，言下之意很是同情。

雲傾在旁邊聽著，沒什麼表情，也沒什麼表示。

李氏奇怪地問：「傾兒，妳不可憐妳大伯母嗎？」

雲傾沒有回答，緩緩起身，淡淡地道：「對不住，我有些事要辦，失陪。」

她出了屋，信步走在庭院之中，一邊沉思。

杜氏現在是可憐，但她是不會同情杜氏的，路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的，怨得了誰呢？她前世被杜氏害得那般淒慘，又有誰可憐過她？雲傾是後來遇到了陸晟，當初在錦繡里，她若不自救，早就被杜氏害死了。這一世她最多做到不出手害杜氏，要她同情、可憐杜氏，甚至是幫杜氏的忙，絕無可能。

雲傾緩緩走著，不知什麼時候起，身邊多了一個人。

她本是悵然若失，察覺到身邊多了個人之後，喜悅暗生，嘴角噙笑。

這個人的感覺她很熟悉，是他，一定是他

一片白底繡雲龍紋的袍角出現在花叢旁，雲傾聽到一個關懷的聲音——

「妳臉色不大好，什麼事情讓妳不開心了？」

雲傾抬頭，迎上陸晟深邃又溫柔的目光，調皮地說道：「本來是有些不開心的，不過不是什麼大事，見到你便好多了。」

陸晟那張如玉雕般的俊臉頓時緋紅，如朝霞初升。

他微笑看著雲傾，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來了。

「欸，你怎麼這樣。」雲傾不依了，秀眉微揚，「不是你說的嗎，讓我有好話當面告訴你，你愛聽。」

「嗯，我愛聽。」陸晟的聲音溫柔得不像話。

雲傾撇起嘴，「那為什麼我跟你說了好話，你都沒有反應啊？」

她嬌嗔起來格外動人，陸晟心跳加快，伸手指指自己的胸膛，「我有反應，反應很強烈，不信妳過來聽聽。」

雲傾道：「這有什麼好聽的？」見他一臉期待，而且她還真是沒有聽過他的心跳，頗為好奇，便低下頭仔細看了幾眼。

「讓妳聽，不是讓妳看啊。」陸晟聲音低沉略帶暗啞，語氣中有著不易察覺的抱怨和無奈，「妳這麼看，我哪裡……」哪裡受得了？

雲傾嫣然，笑靨如花，「好，那我就聽聽。我現在就好比大夫一樣，你把我當成韓伯伯好了，我聽聽你的心跳有什麼特殊的——」

她話音未落，便落入一個溫暖而堅實的懷抱，整個人頓時愣住。

這是在石橋大街，在她的家，陸晟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抱她！

這一世的陸晟斯文守禮，她哪料得到他會忽然這樣，傻了，完全傻了。

雲傾想掙開，可鼻間隱隱聞到他身上好聞的男子氣息，又想偷偷懶，心道：算了，不掙扎了，被他抱著滿舒服的，渾身暖洋洋。

她頭一歪，靠在他懷裡。

「阿稚，妳聽。」陸晟輕聲道。

「聽什麼呀？」雲傾軟軟糯糯地問。

「聽我的心跳。」陸晟道：「我的心快要跳出胸膛來了，妳聽出來沒有？」

「為什麼快要跳出來了呀？」雲傾小臉蛋粉嘟嘟的，可愛極了。

「這顆心太高興見到妳，跳得越來越快，胸膛盛不下。」陸晟溫柔似水。

「這樣呀。」雲傾陶醉於快樂中，如飲美酒，人有些輕飄飄的，感覺自己就要飛起來了。

陸晟怎麼這麼厲害啊，竟能把情話說得這麼動聽……

陸晟懷裡抱著雲傾嬌軟的身子，心情越加激動，又道：「這顆心還想飛出胸膛讓妳看上一眼，這樣妳便明白我的情意了。」

「讓我看你的心跳嗎？」雲傾一笑，身子更輕，想要陸晟拉住她，要不然她真的會飛走了，她現在渾身彷彿沒有二兩重。

兩人的眼神都有些迷濛，卻在這一刻同時看到了天長地久。

他們天生就是應該在一起的，不論前世、今生還是來世，註定不可分離。

他倆依偎在一起，傾聽彼此的心跳聲，只覺得那聲音很美，比世上任何樂曲都要動聽。

花瓣紛紛飄落，落在他倆的髮梢與肩上，美麗如畫。

雲潛匆匆走來，遠遠地看到這兩個擁抱在一起的人，揚起了眉毛。

他回家後聽說陸晟來了，便察覺到不對，趕緊追過來。沒想到陸晟膽子這麼大，竟敢在這裡輕薄他的寶貝女兒！

雲潛很生氣，但他不顧忌陸晟的面子也要考慮到雲傾，只能按捺下怒氣，略想了想，悄悄向後退去，直到走到了看不到陸晟和雲傾的小路口，他才清了清嗓子，大聲道：「阿稚！阿稚妳在哪兒？」

雲潛的聲音驚醒了恍若身處夢中的陸晟和雲傾。

雲傾一個激靈，忙從陸晟懷裡掙開，像隻小兔子一樣竄了出去，嘴裡喊道：「爹爹，我在這裡摘花呢！」

陸晟懷中還留著雲傾的體溫和體香，滿心不捨。他本可以跑開讓雲潛看不見的，這時竟沒有力氣了，也不想跑開，亦步亦趨地跟在雲傾身後。

「爹爹，我摘花呢，沒幹別的。」雲傾見到父親，露出一臉諂媚的笑容。

雲潛就是心裡有氣也不忍心衝著自己女兒撒，見雲傾笑成這樣，便知道她這是心虛及不好意思，方才的怒意立即轉為心疼，溫聲道：「阿稚以後若摘花，帶個丫頭過來好嗎？妳一個人來花園不好，爹爹會擔心的。」

「是，帶個丫頭，帶個丫頭。」雲傾忙不迭地答應。

陸晟跟在雲傾身後走過來了……不，應該說他是飄過來了，腳步輕飄飄的，神情也飄渺茫然，好似作夢還沒醒。

雲潛看到他這個樣子心裡便沒好氣，不快地瞪了他一眼，「四公子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雲傾本以為自己朝父親跑過來了，陸晟便會趁機逃走，沒想到他竟然傻乎乎地跟了過來，不由得呆了呆，暗道：他怎地這般反常？爹爹好像生氣了，我得保護他才行啊。

「爹爹，四公子是來找我看病的。」雲傾搶在陸晟前面說道。

「看病？」雲潛皺起眉頭，不快地問道：「四公子，我女兒又不是大夫，你找她看什麼病？」

「關於心跳的。」雲傾一臉天真爛漫，清脆地道：「爹爹，他心跳好像有點快，我替他聽了聽。」

雲潛聽了氣衝衝地瞪著陸晟，心中責怪，都是這臭小子把我家小阿稚給帶壞了。陸晟卻是柔腸百轉，心道：她能替我看什麼病？當然是相思病了。這病只有她一個人能治，普天之下，只有她一個人能治。

「我常常跟韓伯伯請教醫術的。爹爹，我沒有白白勞煩韓伯伯啊，還真學了點，現在可派上用場了。」雲傾挽著父親的胳膊，興奮地說道。

雲潛積了一肚子氣，當著女兒的面一句不好聽的話也不忍心說，只能稱讚道：「阿稚真能幹，小小年紀，都會給人瞧病了呢，妳韓伯伯知道了一定很欣慰。以後爹和娘，還有妳哥哥如果有哪裡不舒服了，也讓阿稚給瞧瞧，好嗎？」

「不好。」雲傾笑得俏皮，「爹和娘還有哥哥，你們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，不許生病。」

「好孩子，懂事孝順的好孩子。」雲潛大為感動。

陸晟一直沉默不語，心中卻想著，嗯，她只為我一個人瞧病就好了，別人她可看不了。

雲潛想把雲傾支開，找了個藉口，「阿稚，妳娘親找妳有事，妳現在便過去吧。」

雲傾嘻嘻笑道：「好，我摘朵花送給娘，娘一準喜歡。爹爹，我把我的病人也帶走了啊。」說完朝陸晟招手，要陸晟和她一起離開。

雲潛卻道：「爹爹也略通醫術，阿稚若不嫌棄，爹爹為他複診一次，如何？」

「複診啊？」雲傾看看父親，又看看陸晟，眼珠靈活地轉來轉去，不知在打什麼主意。

陸晟忙道：「雲伯伯能為我複診，求之不得。阿稚，妳給伯母送花去吧，我要麻煩雲伯伯了。」

雲傾聽他這麼說，只得答應了，「好啊。」然後煞有介事地對雲潛道：「我要交代我的病人幾句話。」

接著她把陸晟叫到一邊，小聲地道：「我走了，不能保護你了，你要小心啊。」

陸晟心裡暖融融的，微笑道：「放心，我有分寸。」

雲傾衝他扮了個鬼臉。有分寸，他有什麼分寸啊？方才他從神態到言語全部不對勁，步子都邁得不對，他知道嗎？

「阿稚，妳要保護我嗎？」陸晟柔聲問。

雲傾自然而然地點頭，「你是在我家，在我的地盤，當然應該我保護你啊。」

陸晟如沐春風，心情別提多舒暢了。

雲潛見他們躲到旁邊說個不停，咳嗽了一聲，「阿稚，妳娘親在等著了。」

雲傾不敢再耽擱，和雲潛、陸晟告別走了。

陸晟戀戀不捨地目送她離去，滿腹柔情，心道：不管在哪裡，都應該是我保護她啊，可愛的小丫頭。

雲潛見陸晟一直盯著雲傾的背影，又不滿地咳嗽了一聲。

陸晟驚覺，他知道雲傾的話騙不了雲潛，想解釋些什麼，「雲伯伯，方才我和阿稚——」

「你不用說了，我知道。」雲潛不快地道：「我方才已經看到了，之所以不說破，無非是為我女兒的面子著想。阿稚是小姑娘，我和內人從小格外注意，便是她做錯什麼事也會委婉教導，不會讓她難堪的。」

陸晟低聲道：「是，伯伯。」他有些不好意思，玉石般的俊美面容上現出紅暈。他如果處處老道幹練，雲潛或許會更生氣，但他羞澀得樣子正是個情竇初開的少年，雲潛的心倒軟了，語氣也緩和不少，「你的心事我也略知一二，現在我要問問你，你父王對你的婚事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我會說服我父王的。」陸晟沉聲道。

燕王只和名將貴戚家結親，對文官不屑一顧，但陸晟不會任由燕王擺佈，他的婚事必須自己做主。

雲潛板起臉道：「我不管你要如何說服燕王，總之燕王府若遣使求婚，我樂見其成。但燕王府沒有向我雲家求婚之前，你不可再和我女兒過於接近，知道嗎？」

「是，伯伯。」陸晟深深一揖。

雲潛的要求非常合理，甚至可以說已經做出很大的讓步了。這樣的要求若是陸晟不答應，那就是不講理。

雲潛歎了口氣，語氣放緩，「你小時候我便認識你了，知道你是個好孩子。眼下的形勢我不是不清楚，覬覦阿稚容色的登徒子地位尊貴，不好打發，若不是有你在前頭擋著，我家會有不小的麻煩。阿晟，伯伯還是很感謝你的，但阿稚是我和你伯母的命根子，我們不容她有絲毫閃失，你明白嗎？」

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理，雲潛這做父親的也是操碎了心，著實不容易。

陸晟恭敬地道：「伯伯的一片苦心，阿晟全明白。伯伯放心，我知道該怎麼做。」

雲潛露出微微笑意。

雖然陸晟答應得好好的，雲潛卻不放心，之後又交代何氏，「娘子，妳跟咱們小阿稚說說，燕王府若不來求婚，便不許她和阿晟太過親近。」

何氏聞言自然點頭答應。

雲潛又不放心地補充，「話說得和緩些，莫把咱們小阿稚羞著了。」

何氏嗔怪道：「我是她親娘，這個還用你交代嘛！」見雲潛神色怔忡，她不禁問道：「難道阿稚她和陸晟有什麼不該有的行為，被你看到了嗎？」

雲潛下意識地搖頭，「沒有，咱們小阿稚可不是糊塗孩子！」

何氏這便放下心來，「那是自然。」

夫妻倆說了幾句家常，雲潛又滿懷心事地道：「一定要提醒阿稚啊。」

何氏起了促狹之心，故意問道：「燕王府沒提親之前，自然是不許有任何接觸的，對嗎？那燕王府若提了親，兩個孩子定下來了，又該怎麼樣？」

何氏純粹是和雲潛開玩笑，他卻認真地想了許久，方才說道：「若定了親，或許可以偶爾拉把手。」

何氏本是板著臉裝一本正經的，聽了他這話，登時破功，撫掌大笑。

「笑什麼？娘子妳笑什麼？」雲潛皺眉，不解地問著。

何氏笑得肚子都疼了，揉著肚子點頭道：「放心，你的話我一定會原原本本地告訴阿稚，不會漏掉一個字的。」

雲潛抱怨道：「這樣很好，可是妳到底笑什麼呢？」

何氏越發樂不可支。

雲潛問了幾遍何氏也不告訴他，他索性不問了，板起臉道：「娘子妳開心就好。」這時的雲潛有幾分孩子氣，何氏看在眼裡，格外喜歡。

既答應了雲潛，何氏自然要找時間好好交代雲傾。

雲傾小臉蛋粉撲撲的，點頭應道：「嗯，知道了，我記住了，放心吧。」答應得特別俐落，特別爽快。

何氏蹙起眉頭，「妳爹爹還說了句滿奇怪的話，說妳醫術尚淺，以後不要隨意替人瞧病。我聽不懂，再三問他是什麼意思，可他就是不說。阿稚，妳爹爹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雲傾面頰上朝霞燦爛，「那個，我不是常常看醫書，還經常向韓伯伯請教嗎？我自以為醫術不錯，想替人把脈瞧病，爹爹怕我庸醫誤人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何氏見雲傾已經臉紅，不好意思了，便沒深問。

雲傾回想起自己替陸晟「瞧病」的情形，芳心亂跳。

之後找了個時間，她寫了封信給陸晟。

我答應過我爹娘了，以後不替你瞧病了啊。

陸晟的回信道——

我一生一世都是妳的病人，我的病只有妳能治，將來妳再替我醫治便是，不必急於一時。

陸晟書法極佳，奇麗秀逸，鐵劃銀鉤，雲傾看著他適勁的字跡以及那些溫馨深情之語，心裡像喝了蜜似的，甜美至極。

雲傾又寫了封信。

那件事是不是就這麼過去了啊？

陸晟這次卻沒寫回信，而是直接到石橋大街來，當面告訴她，「不，還有後續。」雲儀等人去世的事，表面上看起來暫時告一段落，但實際上暗流洶湧，以後定有風波。

胡不竭的父親福建總督胡勁剛強驍勇，他的兒子哪能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了。胡總督一定會暗中繼續調查，然後他會發現，殺死胡不竭的飛刀絕技是于家武師高泰所獨有，當世並無第二人，最後胡總督是不會放過高泰的。

高泰不是于家普通的武師，他曾經救過於太尉的命兩次，在于家地位超然。而且高泰和涼州鎮都大將高遠是同族兄弟，這兩人出身貧苦，歷盡千辛萬苦才有了今天的地位，守望相助，情意不淺。高泰如果遭到胡總督的毒手，于家和高遠都不會袖手旁觀。

雲傾聽到涼州鎮都大將高遠的名字便覺得一陣惡寒。這不就是雲佩前世嫁的那個人嗎？這殺妻的惡鬼娶過多任妻子，每一任妻子的出身都不高，在他府裡也都活不過一年，每一任妻子的娘家都得到豐厚的回報，沒有哪家追究他的罪行。

前世高遠是被陸晟在戰場生擒的，後來給陸晟那性情殘暴的二哥陸複強要了去，聽說被折磨得很慘，死得也很慘，不過這也是他應有的下場。

反正這些全不是好人，他們明爭暗鬥沒有壞處，雲傾也便不多問了。

「其實我也就是隨口問問。」雲傾笑咪咪地說著。

「我卻是特地過來告訴妳的。」陸晟柔聲道。

舒綠和自喜站在不遠處，舒綠低眉斂目，規規矩矩，自喜卻睜大眼睛盯著他們。見陸晟流露出溫柔的神色，她一個箭步過來，「四公子、姑娘，老爺和太太吩咐過，你倆不能離得太近。」說著，她伸出胳膊，一臉認真地在陸晟和雲傾之間量了量，「四公子，你離得略近一分，超線了啊，請你向後退一退。」

陸晟頗有些哭笑不得。

以他的身分、氣度，就算進了皇宮，太后和皇帝身邊的宮女對他也都是畢恭畢敬的，就只有雲傾身邊這個傻乎乎的丫頭敢挑他的毛病，甚至是指揮他。

雲傾掩口偷笑。

沒辦法呀，自喜就是這樣憨憨的、愣愣的，只要是主人吩咐的事，她便会盡心盡力去做，可不會管對方是誰。雲潛與何氏吩咐她保護雲傾，她便会把自家姑娘看得緊緊的，對方身分高貴沒有用，有權有勢沒有用，俊美無儔也沒有用。

看到陸晟真的被自喜指揮著往後退了一步，雲傾笑意更濃。

自喜又仔細量了量，覺得已經盡到了自己的職責，滿意地笑了笑，曲膝行禮退回原處，和舒綠並肩垂手站立，面有得色。

陸晟凝神深思。

雲傾笑嘻嘻地問：「你在想什麼呀？」

他坦白地道：「我在想，我的貼身侍衛之中有誰年輕英俊，尚未娶妻。」

「想這個做什麼？」雲傾呆了呆。

陸晟微笑，「讓他把妳的這個丫頭娶了去。」

哼，趕快把這丫頭嫁出去，看還有沒有人敢這般不識趣，要在他倆之間量距離。

雲傾看著陸晟又氣又恨的神色，聽到他那幼稚賭氣的話語，笑不可抑，「可是自喜走了，又會有別的丫頭啊。別人就不說了，舒綠也在那兒站著呢。」

「別的丫頭不會這麼傻。」陸晟恨恨的道。

雲傾笑彎了腰。

陸晟和雲傾雖不得親近，但有情人見了面，便是心中歡喜。

此番最得意的反倒是自喜了，待陸晟走後，她向何氏稟報了前後經過，何氏誇獎她幾句，賞了她一個繡工精美的荷包。

她很高興，當即笑容可掬地把新荷包換上，在雲府的丫鬟之間炫耀了一番。

CRESCENT FAMILY